

京城

玩主
张伯驹
Zhang Boju

的、花名對酒
今朝園外尋、通、意
崇德夜泊寄福建

编著 / 张庆军 潘千叶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京城玩主——张伯驹

张庆军 编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京城玩主——张伯驹/张庆军等编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4.1

ISBN 7-5004-4340-4

I. 京… II. 张… III. 张伯驹—生平事迹
IV. K825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24631 号

责任编辑 任风彦
责任校对 郭 娟
封面设计 三言堂
照片提供 郑国斌
版式设计 炳 图
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
邮 编 100720

电 话 010—84029453

传 真 010—84017153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.cn>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大中印刷厂

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 9.375

插 页 2

字 数 223 千字

印 数 1—8000 册

定 价 20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 录

第一章	提起此马来头大·····	(1)
第二章	翩翩浊世佳公子·····	(25)
第三章	并非醉生梦死·····	(47)
第四章	最后的名士圈·····	(70)
第五章	红袖添香夜读书·····	(113)
第六章	为伊消得人憔悴·····	(145)
第七章	千金散尽为收藏·····	(194)
第八章	一片冰心在玉壶·····	(246)
后 记	·····	(295)

第一章 提起此马来头大

将近年关，北京城里却是连日阴雨，乌云不开，西北风打着唿哨席地卷起，穿行于大街小巷，刮跑了行人，刮跑了喧腾。这风，这雨，这呵气成冰的鬼天气，折腾得北京城没了精神，病恹恹的了无生气。

凄风苦雨中，一辆双套马拉轿车踩着泥浆四平八稳地踏进琉璃厂，停在了老字号“延古斋”的石阶前，刚来的小伙计孙得明眼尖脚快，几步跨了出去，站在马车旁，躬身伺候。

轿帘打开，两位公子爷先后走出，一样的狐裘轻裘，一样的唇红齿白，一样的丰神俊朗，令满街为之一亮。

说起此马来头大，两位公子爷都不是等闲之辈，都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，天资才华，钱财权势，一样不缺，前程无量。

走在前面的，乃当今中国第一人、现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，字寒云，人称“袁门子建”，这是说他有子建之才，此语并非恭维，袁克文的确才思敏捷，过目成诵，七步成诗，但偏偏未能继承乃父的禀性，缺少乃父的狡诈机智，刚毅果断，勃勃野心。他更偏爱的是风花雪月，诗酒唱和，因此曲高而和寡，袁门十多位兄弟姐妹，他没有一个处得来，看得上



——年轻时的张伯驹

的，惟独对表兄弟张伯驹青睐有加，最合脾味。

袁克文倒背着手，迈着京剧的台步，轻轻地踱进了延古斋，那种笑傲王侯，那种名士做派，不是一般人轻易扮得来的，偏偏稍落后面的张伯驹也是胎里带来的风流潇洒，那一举手，一投足，与袁克文一样的超凡脱俗，没有一点烟火气，骨子里透着清高。

张伯驹，河南项城阎楼村人，1897年出生于当地豪富之家，字丛碧，稍长后又自命冻云楼主人，一度与袁克文齐名，人称“中州二云”，其父为张锦芳，虽然此人算不上个角色，但张锦芳

的哥哥张镇芳的名号却在清末民初如雷贯耳，光绪三十年进士，前清宰相状元孙家鼐的门生。俗话说，“一入龙门，身价百倍”，孙家鼐当年是何等的显赫，做过同治帝、光绪帝的老师，朝中的关系盘根错节，这些都是张镇芳仕途上的可靠资源，凭借它，就能够在宦海中如鱼得水，所以那官做得也顺畅，曾任长芦盐运使，那是朝廷的一等一肥缺儿，各地盐商的“孝敬”络绎不绝，银子像淌水一样流进荷包，数年间，已挣下泼天一般的家私。

大清朝垮台后，张镇芳的靠山依然山一样硬气，当今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不仅和他同乡同样，而且两家还有姻缘之亲，张镇芳的姐姐嫁给了袁世凯的弟弟袁士昌，如此算起来，袁世凯的诸子都要称呼张镇芳一声“五舅”。

在旧中国官场上，有诸多讲究，许多关系是特别看重的，如同乡关系、同窗关系、血缘关系等等，不一而足，铺垫好这些关系，仔细地维护之，用心地发展之，有效地利用之，保管你一生受用无穷。袁世凯、张镇芳都是深谙为官之道的，因此两个人互相帮衬，那关系就越发的牢固、亲密。

有一件事让袁世凯很感动，袁的脱颖而出是在戊戌变法期间，当时不过是个四品道员，稍微让人感到有点分量的就是他在天津小站训练了一支 7000 人的新式陆军，由于老佛爷西太后和光绪帝为变法维新闹得剑拔弩张，几乎到了撕破脸的地步，维新派骨干谭嗣同年轻气盛，仗着一腔热血，夜访来京叙职的袁世凯，因为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无拳无勇，而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却手握重兵，统帅三军。为了险中求胜，谭嗣同单刀直入，力劝袁世凯提兵入京，杀荣禄，救皇上，创维新大业，立不世奇功。

袁世凯嘴上答应得漂亮，“杀荣禄如杀一条狗儿”。一转身，却将谭嗣同的计划和盘托给了荣禄，顿时京城里掀起了腥风血

雨，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，光绪帝也被软禁在了瀛海，忧郁不得志；袁世凯却是从此青云直上，着实风光了几年。

世事无常，风水轮流。很快，袁世凯就运交华盖，1908年，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撒手人寰，继位的宣统皇帝是三岁娃娃溥仪，因此军国大计由其父摄政王载沣定夺。真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载沣偏偏就是光绪帝的嫡亲兄弟，手足情深，又曾因光绪帝的被黜而遭牵连，受压抑，如今一朝权在手，便把令来行，想起皇帝哥哥的遭遇，自己几年来所受的冷遇，恨不得立马寻个理由治袁世凯个死罪，但考虑姓袁的已经形成气候，羽翼众多，怕激出事端，忍着气只是把他一撸到底，打发他养疾回乡。

真个是世态炎凉，人情纸薄，袁世凯风光时，溜须拍马者络绎不绝，如今失势遭贬，人人避之犹恐不及，生怕被朝廷所忌。袁世凯从北京转道天津时，不禁悲从心来。天津是他的发祥之地，也曾在这里做过一任直隶总督，按官场规矩，现任当地各级官员怎么也要尽一下地主之谊，然而站台上人影寂寥，只有一个张镇芳眼泪汪汪地迎接他，还顺带了30万两银票，留给袁世凯作不时之需。相识满天下，知心能几人？从不轻易动感情的袁世凯也不由得心中一热，虎目流泪，拍拍张镇芳的肩膀，哽咽了一句：“到底是亲戚啊！”

从此，袁世凯视张镇芳为体己心腹，圈子中的核心人物。当他重新出山后，随即运动张镇芳为署理直隶总督，天下督府大员，惟直隶总督最为朝廷所重，最有威风、权势，称为外官领袖，过去，非曾国藩、李鸿章这类的朝廷重臣不能坐镇，现在居然也轮着张镇芳染指了。

仕途上的一帆风顺，不能让张镇芳心满意足，他有一块放不下的心病，为官数载，宦海漂泊，双鬓渐白，膝下却无一子承欢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每当念及古训，他就不寒而栗，双



窃国大盗袁世凯，他与张伯驹一家有姻娅之亲

手合十，暗中祷告，莫要让项城阁楼老张家断了后。不然，这官做得没劲，留下的万贯家财也没人消受。

所以，当他接到兄弟张锦芳的家书，不禁额手称庆，“老张家有后了”。根据族规，这做弟弟的头胎麟子应该过继给大房，于是，张伯驹成了张镇芳的儿子。这种封建宗法力量的扭曲，却在不经意间造就了一代旷世奇才，中国国粹幸甚，中国传统文化幸甚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没有张镇芳的耳濡目染，没有张镇芳留下的金山银山，张伯驹也许只能成为一个土财主，老死于乡间。

张伯驹是在过完了六岁的生日后从项城启程去天津的，小荷才露尖尖角，幼年的张伯驹已经显示出卓尔不群，眉清目秀，如粉雕玉琢一般，且天性聪慧，过目不忘。喜得张镇芳夫妇如天上掉下颗金豆子，珍惜得如掌上明珠。张镇芳的学问本来就很有功底，是状元的弟子，经过名师的点拨，现在又开始对张伯驹精雕细刻，加上他交游既广，家产又厚，不惜工本，延聘名师，又送其去一所英国人办的书院学习，不过数年，在名师精心调教下，张伯驹已是满腹文章，诸子百家，触类旁通，家中聘请的一些塾师，纷纷告退，“贵公子绝顶聪明，在下不才，无以为教，不堪为师，当另择贤才，不要误了此子的前程”。张镇芳摸着张伯驹的头颅，遗憾地长叹一声：

“可惜啊，朝廷最近废了科举，不然，状元咱不想，弄个榜眼绰绰有余，顶不济也是个探花郎。”

尽管有如此遗憾，但张镇芳并不为张伯驹的前程担心，条条大道通罗马，多事之秋，文人并非吃香，清末民初兴起了一股从军热。拿自己的亲戚袁世凯为例，凭什么东山再起？凭什么否极泰来，成为当今中国第一人？如果他手上没有那支北洋军，也许早就被朝廷整死了。因此，他也学着袁世凯，开始涉足军队，由署理直隶总督一变成为河南都督，上马治军，下马治民，倒也另有一番威风。

前不久，袁世凯捎来一封信札，笔走龙蛇，气吞如虎。他告诉张镇芳，为了控制天下，他将在军中有一项大举措，即建立一支旨在培养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，把全国军队自下而上地掌握在手中。所以，现在入选模范团者，将来则是军中栋梁，国家干才。因为是亲戚，出于信任，他希望张镇芳能推荐一些人才。

军官团的人选条件很苛刻，必须从北洋各师和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，原任上中级军官的均充任该团的下级军官，士

兵皆在 22 岁至 26 岁之间，要求必须是忠诚淳朴、身强力壮、当过正目、经过战役的老兵。

这几项条件张伯驹一样也不沾边，但模范团的花名册则端端正正写上他的大名。张镇芳爱子心切，早就想为张伯驹谋个前程。虽然他这个儿子是良材美玉，并不缺少天赋，琴棋书画，诗词歌赋无一不精，但偏偏对仕途不感兴趣。生于官宦人家，过早地目睹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，这让他感到了肮脏，感到了复杂，感到了人与人关系的险恶。前些日子，袁世凯的长孙袁家蓉到天津张府小住，童言无忌，对张伯驹涨红了脸道：

“只要我见了段祺瑞，必破口大骂之。”

张伯驹连忙止住，“休得胡言，段祺瑞是你的姑父，又是你爷爷的亲信，不得随便。”

袁家蓉却是梗着脖子，“就是要骂他，这姓段的忘恩负义，常在家中大骂爷爷，我姑姑说他是忘恩负义之小人，不是爷爷提携，他何来今天荣华富贵。于是他恼羞成怒，居然掴了姑姑几个大耳刮子，姑姑掩面哭回了家。”

原来，这袁家蓉说的姑姑乃袁世凯的长女公子，但并非亲生，因为袁正室于夫人只生袁克定一子，没有女儿，便将一位世交的女儿张佩衡认做义女。1911 年，段祺瑞续弦，袁世凯正需老段出力，便做主将张佩衡嫁给了段祺瑞。袁段本来就有袍泽之谊，现在又成了翁婿，在外人眼里，那关系铁着呢。

其实不然，段祺瑞现在已经是袁世凯手下头号大将，官居内阁总理（代）兼陆军总长，所谓位极人臣，于是隐隐以袁世凯接班人自居了。他没想到，袁世凯这民国大总统干得也嫌不过瘾，想做皇帝了，那么也就是想“家天下”了，这接班人肯定与自己无缘了。不仅如此，袁世凯为了防止尾大不掉，正在加紧动作，暗暗地削弱他的权力，将其架空。所以他在家中大骂，将对袁世

凯的满腔怒火发泄到夫人的头上。

但更让张伯驹可怕的是，袁世凯居然忍下了这口气，他一脸寒霜地教训张佩衡，“你也是出生于诗礼之家，懂得三纲五常，三从四德，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。现在居然在父婿间拨弄是非，成何体统。”严词训斥下，张佩衡哭着回到了段家。

袁世凯表面说得好听，暗中却下了刀子，立马将内阁改为政事堂，又设立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，让段祺瑞的代内阁总理及陆军总长成了聋子耳朵——摆设。张伯驹早在家中听父亲说过此事，却没想到其中却有如此多蹊跷。他感到了一阵不寒而栗，这种尔虞我诈，这种皮里阳秋，翻手云，覆手雨，让他厌恶，避之惟恐不及。他过多地埋首在书斋和艺术的世界里，像一支亭亭玉立的风中小荷，出之于污淖，却不愿与其为伍。有时候张镇芳会有意带他参加一些应酬，希望增加一些官场历练，收到耳濡目染之效。每逢这种场面，张伯驹就像霜打了一般，举止失措，呆若木鸡，全没有世家子弟的那份从容，让张镇芳很没面子，虎起脸教训说：

“平常的灵气哪里去了？简直是狗肉上不了台面。”

张伯驹翻了翻眼睛，甩袖而去。作为张家的长房长子，三亩竹园一根苗，早被娇宠惯了，他本来就不喜欢这类场面，表面上应付已经是给父亲的面子了，现在还要受到呵斥，干脆一走了之。

张镇芳气冲冲追了出来，他要教训一下宝贝儿子，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，子不教，父之过”，他还期望着张伯驹能够延续项城老张家的富贵、权势、荣耀。

夫人却大马金刀拦在他的面前，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“瞧你凶神恶煞一般，想把我儿子打死不成？”说着，已经泣不成声，“想想也是我命苦啊，没能为你生十个八个儿子，不然，打死一

个两个也不要紧。”

夫人的话里藏着锋芒，张镇芳踊生荣华富贵，但命里缺丁，纵然妻妾成群，也改不了这种现状，这就让他隐隐感到一种不自信，对妻子有了一层内疚，并将这种感觉不知不觉化为惧内，夫人今天又触及了他的难言之隐，那怒火顿时化成了无奈。

夫人依然不依不饶，“什么狗肉上不了台面，咱们的儿子哪一点比别人差？都说是文曲星下凡，你自己也是承认的，他读书的天份比你儿时还要强上几分，今后还愁没个功名？”

张镇芳辩解道：“我这也是望子成龙，想让他增点见识，现在世道变了，仅埋首书斋已不足取，前些日子袁项城（即袁世凯）有信来，说要组织模范团，今后前程无限，我打算送孩儿去军营，日后该轮到拿枪杆子人威风了。另外，军队里规矩大，也正好给这小兔崽子上个笼头。”

于是，张伯驹被送进了模范团。

二

成立模范团是袁世凯推行帝制的一项重要部署，原本拟定袁克定为团长，但执掌陆军大权的段祺瑞就是硬抗着不同意。一怒之下，袁世凯自己兼任团长，由此可见他对模范团的重视，许多成员都是由亲贵子弟组成，待遇也远远高于一般部队。

但张伯驹仍然与军营的生活格格不入，那种单调与枯燥不符合他强烈的文人浪漫气质，仅每天的早操就成为他过不去的一道坎，启明星还挂在天空，起床号已经凄厉地响起，寒风刮得窗棂子格格作响，这时候的热被窝就更加充满了诱惑。贪图安逸是人的天性，张伯驹显然不想扭曲自己的天性，他的反应就是揉了揉惺忪的双眼，把被子掖得更紧一点，重新返回了梦乡。

带队的哨长气得牙根发痒，但他知道张伯驹的来头，尚没有勇气用军棍招呼这位富家子弟，只能在副团长陈光远面前发一通牢骚：

“这位张大少爷莫非在家里玩腻了，跑到军营里逗闷子来了。”

团副陈光远是个老江湖了，他对张镇芳也是不敢得罪的，于是拍了拍脑门，“呵，你操哪门子闲心，咱们睁只眼闭只眼，半年后打发他结业就算完事大吉。嘿，凭他老子与袁大总统的关系，说不定咱们今后还要在这小子手下听差呢，恼了他没好处。对了，快过年了，给他寻个公差回家看看，一则在张都督那里讨个人情，另则也省了我们许多麻烦。”

乍见之下，张镇芳夫妇眼睛一亮，这两三个月间，张伯驹又蹿高了一截，身躯挺拔，配上一身蓝色戎装，儒雅中又添了一层英武。

张镇芳暗暗领首，意识到儿子长大了，该为他寻找进身之阶了。爱子心切，第二天他就备好了礼物，让张伯驹独自前往京城，拜谒袁世凯。

“吾儿已近弱冠之年，也算长成一条汉子了，当心存大志，做大事。切忌沉溺儿女情长，末枝小节。你此番进京拜谒袁大总统，不要以为是自家亲戚而随便放肆。袁大总统是当今中国第一人，此行务必给他留下好印象，这有关你的前程。切记，切记。”

张伯驹嘴里打着哼哼，心里早盘算着与袁二公子袁寒云痛快地玩一把了，几个月的军营生活，让他腻透了，需要放松一下。

天津距北京不过咫尺之地，汽笛一声呜咽，火车已经到了目的地，袁大公子克定，二公子克文双双伫立迎候。

袁克定的态度淡然而礼数周全，他与袁克文一山两水，同父异母，更酷肖乃父。一张大圆脸，线条粗犷，城府森严，热衷名

利，全没有袁克文的优柔细腻、只醉心于风花雪月。自从他父亲登上民国大总统的宝座，他就以继承人自居，也以未来的国君标准要求自己，拿腔作调，反让人有一种沐猴而冠的感觉。

本来他不需要亲自出马迎接张伯驹的，但他想得深远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他的太子地位并没有得到确定，袁世凯是个奸雄，他对自己手创的基业视之若命，有心想万世延续，所以要找个精明过人的继承者。袁克定不乏野心、奸诈、果断，但才具却略欠一筹，不够沉稳，不够大气。除此之外，袁世凯心中还有一个疙瘩，袁克定早年留学德国，骑马摔坏了一条腿，走路一跛一颠，算是破了相了。试想，作为一国之君，九五之尊，怎能五根不全，他摇了摇头，把眼光转向了袁克文。

在袁世凯眼里，大儿子的所有缺陷都在袁克文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弥补，袁克文的聪明儒雅在袁门子弟中无出其右者。但袁克文也有不及袁克定处，而且是致命伤，他太耽于享乐，醉酒妇人，缺少政治上的野心和敏感，充其量只能做个风流皇帝，属李后主、宋徽宗一类的人物。但是，如果假以时日，勤加磨砺，就此改弦易辙，也说不定。所以袁世凯不动声色，对二位公子正处于暗中考察阶段。

袁克文对父亲的心思了如指掌，他心中惴惴不安，暗自警惕，同时也积蓄力量，广结善缘。区区张伯驹虽然无足轻重，但他的父亲张镇芳却在袁世凯面前说得上话，而且分量极重，在今后确立太子地位的竞争中，将是一个重要的砝码。

张伯驹对这位大表哥谈不上喜欢和厌恶，只是有几分拘束，觉得他平时太正襟危坐，不苟言笑，说话干巴巴的了无情趣，寒暄了几句就转向了袁克文，那神态顿时亲热随便了许多。

但袁克文却失去了往日的洒脱，甚至有几份委琐，只要有袁克定在场，他就浑身不自在，像一只兔子陪伴在狮子旁边。从小

他就对袁克定畏惧三分，封建社会大家庭，尊卑长幼等级森严，袁克定是嫡长子，一贯的趾高气扬，颐指气使，对弟弟妹妹从不假以颜色，现在他又感受到袁克定的威胁。袁克文饱读诗书，历史上为争权夺利，手足相残的事太多了，他读了害怕，自忖论心狠手辣，论奸诈权变，都不是袁克定的对手，因此处处礼让三分，他害怕遭到暗算，遭到毒手。

涉世不深的张伯驹还不能理解这种残酷，袁克定尽了礼数后，一拱手先行告辞。他今天在八大胡同设宴，招待一些在京的各省督军，这些都是实力派，是需要笼络的人。

见袁克定离去，袁二公子才来了精神，他将张伯驹拉进了自己的马车，变戏法似的从袖中抖出一堆零碎。

“嗨，这是琉璃厂的伙计今个儿才送来的，你长长眼。”

这是一套明代万历年间所造蟋蟀罐，袁克文吃喝玩乐，无所不精，斗蟋蟀也自然十分在行。他历来有个原则，要玩就玩出档次，玩出学问，玩出精彩。现在他随随便便摸出的这套蟋蟀罐，就透着讲究。众所周知，蟋蟀罐必须用古旧瓦罐，其中以明宣德年间所造的仿宋汝釉，宜兴窑刻梅花纹，万历年间的五彩云龙罐为最上品。而袁克文手中的这一套更是极品中的极品，共十一件，一件大盖罐，十件小盖罐，大盖罐上为菊瓣式纽，内含精巧的“过笼”和水槽，小罐为无纽平盖，盖面纹饰均为彩绘松梅纹，里面及罐底用红黑二色绘八卦中心“阴阳鱼”以示吉祥。实乃难得一见珍罕之物。

张伯驹也是个行家，啧啧称羡之余，一口报出来历：

“此曲只应天上闻，这种珍品绝非民间所藏，十之八九来之宫中。”

袁寒云大笑，“货卖于识家，既然你喜欢，就送给你把玩。回头见过父亲，就去逛琉璃厂，有你陪伴，最能尽兴。”

张伯驹也不推辞，他知道袁克文的意思，他不想染皇家之物，这也是委婉地表示了他对袁世凯帝制活动的不赞成。

袁世凯的官邸设在中南海，因为袁克文带路，张伯驹排闼而入，径直来到袁世凯的居所新华宫，他整了整衣襟，昂然而入。

因为有父亲的叮嘱，张伯驹收敛了身上的名士味，尽量地中规中矩，恪守礼仪，向袁世凯行了跪拜大礼。袁世凯倒很随和，有意将接见地点安排在书房，显得多几分随便，少一点刻板 and 严肃。他一把拉起了张伯驹，示意侄儿坐在自己的旁边。

“嗨，有段日子没见了，听说你进了模范团，好啊，长出息了，你在军中习惯否？你的父亲康健否？”袁世凯竭力露出长辈的慈祥。

“多谢姑父大人的关心，小侄在军队还好，家严家慈也很安康，这次特地打发小侄来府上请安。”张伯驹的回答从容不迫。

“很好。”袁世凯坐正了身子，“模范团是培养军队骨干的地方，你是我的侄子，是自家人，又聪明。我对你的希望很大，毕业后就到我这里来，会有前途的。”他开始封官许愿了。

这就是袁世凯的厉害之处，又是他的可恶之处，他自以为对人的弱点洞若观火，以为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因利相饵，乃操纵人心，收买人心的不二法门，对至爱亲朋也概不例外。

张伯驹对做官不感兴趣，但袁世凯的和蔼可亲确实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。他仔细打量坐在面前的当世枭雄，果然是顾盼自威，龙行虎步，像是干大事的模样。让张伯驹略微不舒服的是，袁世凯的眼神虽然凌厉，却游移不定。张伯驹对子平之学很有研究，按相书上的话说，“眸子不正，乃奸诈之辈。”

其时，袁世凯窃国大盗之嘴脸已经露出端倪，举国皆知其奸其伪，尤其对当年致害光绪帝一事，更是对其人格嗤之以鼻。